



青少年外国文学阅读丛书

昆虫记

(法) 法布尔◎著
外国文学编译组 编译



不仅是一部科学著作，它还称得上是一部出色的文学著作，在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贡献。法布尔以其充满爱的语言向人们描绘了一个异彩纷呈的昆虫世界。在这里，每一种昆虫：蜜蜂、蜘蛛、螳螂……它们的习性、工作、繁衍、死亡……都活灵活现，充满了灵性与智慧！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青少年外国文学阅读丛书

昆虫记

KUN CHONG JI

(法)法布尔◎著

外国文学编译组◎编译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昆虫记 / (法) 法布尔 (Fabre, J. H.) 著; 外国文学编译组
编译.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2. 5

(青少年外国文学阅读丛书)

ISBN 978 - 7 - 5095 - 3590 - 5

I. ①昆… II. ①法… ②外… III. ①昆虫学—青年读物
②昆虫学—少年读物 IV. ①Q9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1504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00 × 1000 毫米 16 开 16 印张 245 千字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27.5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3590 - 5/I · 0078



目 录

昆虫的习性	1
昆虫的生活	7
螳 螂	22
蝉	40
蜂	45
蟋 蟀	87
螽 斯	92
天 牛	96
甲 虫	98
蝎 子	123
埋粪虫	151
西绪福斯虫	155
食粪虫	164
食尸虫	166
松毛虫	175
胭脂虫	198
萤火虫	200
菜青虫	203
坚果象	205
松 蛾	207

昆虫的习性

在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与昆虫简直分不清彼此，怒放着花朵的山楂树作为虫类的床铺，一个扎了洞的纸盒子放在床上，那里边养了各种金龟，他的内心就感到非常惬意。当少年时代满心想的是禽鸟之时，他简直和鸟类如出一辙，非得亲自看到鸟巢、鸟蛋以及张大黄黄的小嘴的小鸟，无论如何也要看。很久以前，我就迷上了蘑菇，它们的颜色各种各样，我首次发现了鸟巢、首次采集到蘑菇的时候，是那么入迷。请听我说说这些非常别致的故事吧。人的岁数一旦大了，便喜欢回忆往昔的事情。好奇心将我们由漫无目的的朦胧状态里分隔出来，这是一段称心如意的时光。这个时候，你们正回顾那遥远的曾经历过的岁月，更使我不由得记起我那些最为美好的岁月。

正午时分，有一窝小山鹑沐浴在太阳下打瞌睡，突然来了一个行路人，吓得它们四处逃窜。一只只可爱的小绒团夺路奔逃，全在荆棘丛里不见了；然而不久场面便恢复了宁静，刚听见一声叫唤，它们便一齐钻进了母亲的羽毛下面。往昔的事情就好像是一种雏鸟，生活里的棘丛已经把它们身上的羽毛扯得干干净净；可是通过唤醒，它们便又涌向了我的脑海。有一些往事，尽管脱离了荆棘丛，可是已痛得直晃脑袋；还有一些往事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它们已经在集市商贩的小摊上送了命；剩下的那些则仍然记忆犹新。可是，在这些逃命于时间尖锐的爪子下面的往事里，最朝气蓬勃的是那些在很早的时候发生的事。

有一天，我想到附近一个小山的山尖上去瞧瞧，对于我而言当时那儿就是世界的尽头了。山尖上长着一排树，它们背着风，低头哈腰地不住地摆动，好像想抬起脚来逃跑一样。我在家中透过窗子看上去，不知道有过多少回看到它们在狂风暴雨中一个劲儿地点着头打招呼，不知道多少回望着它们在扫把般的北风顺着山坡扫积雪的时候形成的团团的白雾里，悲痛欲绝地挣扎。我对它们能够忍受这么恶劣的环境而感到兴味十足，今天在一片湛蓝的明朗的天空下它们舒服自在，明天当乌云走过的时候它们晃个不停。它们安静时我觉得很惬意，它们胆战心惊时我则觉得难过。它们就是伙伴，不管什么时候都会在我的面前出现。早上，太阳从它们背后那亮晶晶的帷幕里钻出来，光芒四射地升起来。



太阳究竟是打哪里来的？去山上瞧瞧，或许我能找出个究竟来。

我沿着山坡向上攀登，坡上是凄凉的草地，早已被羊吃得稀稀拉拉。许多又扁又平的石头片，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坡面上。你虽然径直往前走，坡面的情形却毫无二致。但是这儿的草地就像房顶那样有一定的坡度，只感到坡面很长很长，而自己的两条腿却那么短。我走几步就仰头向山顶看去，那些山尖的树总是感觉不到与我愈来愈近。一只漂亮的小鸟由躲身的大石片遮雨檐的下面飞走了，石片下面的洞里有一个用绒絮和细软的草秸做成的鸟窝。这是我第一次碰到鸟窝，是鸟类首次为我带来了欢乐。窝里有六个鸟蛋，都挤成一团，看上去那么可爱。鸟蛋是湛蓝色的，就像在青天的湛蓝色里浸泡过一样。为这件幸运的事情我感到惊奇不已，趴在地上聚精会神地盯着鸟窝。正在此刻，鸟妈妈用它咕咕咕的轻柔的喉音叫着，局促不安地拍打着翅膀，从这块岩石上飞到那块岩石上，一直环绕在这个莽撞鬼身边。我那个时候正是那个不知道人世间有同情这等事情的年纪，一个诡计在我心里翻腾着，那是一个猎取小动物的诡计。等到十五天以后我再回来，在雏鸟会飞以前把它们带走。在这一阵等待的日子里，我暂时带走了一个蓝色的小鸟蛋，只带走了一个，这么做能够得意地证实我找到了一窝鸟蛋。我担心小蛋会被压碎，掌心里拿了一把苔藓，将小蛋裹在苔藓窝儿里。

我轻轻捧着这些令人担心的小家伙，害怕一不留神会把它弄碎。索性就在这里停住，至于山就不再继续爬了。待以后抽出一天，我再爬上山尖，去瞧一下那些能够太阳升起的地方的树木。我沿着山坡向下走去。走到山脚的时候，碰到了副本堂神甫先生，他正一面吟诵着他的经书，一面慢慢地散着步。他想我是捧着什么圣物，走路的时候步子走得那么沉重。我把那只手反剪在背后，没想到他竟然看到了我手中有东西。“你拿着什么，孩子？”教士问。我顿时惊慌失措，伸开那只手，让他看了躺在苔藓窝里的蓝色小鸟蛋。“萨克西高勒蛋。”副本堂神甫这么说，“你从哪里取来的？”“山上，岩石下面。”审问层层逼近，我的小错误完全被交代了出来：我没打算寻找什么，无意间一个鸟窝被我看到了；鸟窝里面有六个小蛋；我就在里面取回了一个，瞧，就是它；我打算这样等待着那五个小鸟蛋破裂；当雏鸟的翅膀上长满了粗羽毛时，我再回到那里去，把它们一块儿取回来。“我的孩子，”教士说话了，“你千万不要干这种事。你不要把一窝小鸟由它们的母亲那里抢走。你应该尊重一个没有罪过的家庭。你应当让仁慈的上帝让那些鸟成长起来，叫它们从窝里飞出去。它们是田野的希望，它们能消灭田里的害虫。假如你有心当个好孩子，就不要再动那个鸟窝。”我



发了誓，表示肯定会照他讲的做。于是，教士接着走他的路。当我回到家里，自己这小孩智力的荒芜的空地里，已经实实在在地撒下了两颗种子。一颗是一番神圣的话，它方才教会了我侵害鸟窝是一种品性不好的行为。可是我仍然不明白，鸟类为什么能够帮助我们消灭害虫，消灭那些损坏丰收的罪魁祸首。可是，我的内心真的已经感觉到，吓唬雌鸟是不对的。

那年我发现的那只鸟，当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它的那一窝鸟蛋的时候，正是由一块石头上飞到另一块石头上，并且建了房子，即它的鸟窝，也恰恰是建在一个大石头片做的房顶下面。从书里，我又无意间更深一层得到了一个知识，知道了这类和很多的石块山丘做朋友的鸟还有另一个名字，那就是“土坷拉鸟”，因为它从耕种过的地里，总是踏着一块一块的土坷拉飞跑，查巡那有很多虫子露在外面的一行行的田埂。到了以后，我又获知了普罗旺斯人为它取的一个名字，“白屁股鸟”。这个名字也极具丰富的想象力，使人听到它就会想到，看到一只虫子在翻起的田埂上时忽然一蹿来了个空中绝技，它尾后的一簇白毛就往两边伸展开，样子如同一只白色的蝴蝶。

我所住的村庄对着西面的一方地势倾斜、斜坡上长满了李树和苹果树的小果园，树上的果实渐渐成熟。小果园接连不断，那景象就像是果园泻下的瀑布。一块块的田地顺次往下排列，每块土地都由一道围墙围起来，墙上全是些一块一块的地衣和青苔。坡地最下面，有一条小溪。溪水很窄，无论从哪个地方都能一下就迈过去。在一些溪水宽阔的浅滩处，有一块很大的平面石头半露在外面，人们可以从它上面踩着走过小溪。让母亲在找不到孩子时张皇失措的那样的深水，这小溪中是找不到的，最深的地方刚刚没到膝盖。可爱的小溪，我见到过的不仅是一条浩茫的江河，也见到过浩瀚无边的大海，可是只有你才这么真切，这么清澈，这么稳重。在我的脑海里，没有什么能够与你那个根本称不上宏伟的缓缓流动的小瀑布相媲美。你之所以能够使人无法忘记，就是因为你是最早烙在人心里的神秘的篇章。

一个磨坊主利用了小溪，要使这通过草地的欢快缓流的细细的水流干些有意义的事情。山丘半腰的地方挖出了一条水沟，水沟顺着坡的倾斜度，把一些溪水引流出来，引到了一个蓄水池里。蓄水池就成了促进磨坊旋转的动力源泉。蓄水池边上是一条行人常常路过的小径，水池下面建起了一道挡水墙。

有一天，我坐在一个小伙伴的肩膀上，从长满蕨类植物的脏墙上蹭了过去，由墙头往里面看去。墙的里面是深不见底的死水，漂满了绿色的黏毛。这片黏糊糊的地毯有一些地方是残破的，残破的地方正慵懒地移动着一种表面是黑黄



色的又短又粗的蜥蜴。如果是现在，我会管它叫蝾螈；但在那个时候，我认为它是眼镜蛇和龙的儿子，也就是晚上无法入睡时大人为我们讲的那许多令人害怕的故事中的怪物。上帝啊！我可不打算继续看下去了，赶紧下来吧。

从那儿再往下，水又汇成小溪，溪水又分出了几条支流。每个岔口的地方都有桤木和栎木在那里生长，它们侧着上身，枝叶彼此交叉，形成一个个绿树荫凉篷。凉篷的底下，是歪歪斜斜的粗壮的树根建造起来的门厅，门前闪动着些微的阳光，光芒照到的地方，形成一个个圆圆的亮点，那是因为太阳光穿过了一个枝叶编成的篮子。洞廊水里，红脖鲂鱼待在那里。我们慢慢地走，趴在地上仔细地看。这些鱼真是太漂亮了，颈是通红通红的！小鱼一条紧接一条，挤在一块儿，头都冲着逆水的方向。它们的腮一张一合，毫不间歇地大口吐着漱口水。它们只是慢慢地摆动着尾巴和背鳍，就能在水里待着不动。树上掉下一片叶子。嘿！队列顿时散开，小鱼们一下子就没了踪迹。

距溪水稍远的地方，生长着一片山毛榉，每棵树的树干都特别光滑、笔直，简直就像一片塔林。壮观的树帽子的枝叶中间，几只短嘴乌鸦一面呱呱地讨论些什么，一面从翅膀上扯下几根已被新羽毛取代的老羽毛。地上长满了青色的苔藓。刚刚在这柔软的地毯上迈了几步，就发现了一个蘑菇，它还没有真正地长大，看起来就如同不知哪只四处奔波的母鸡扔下的一个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找到蘑菇。我第一次把一个蘑菇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仔细看它，了解一下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不久，又看到了很多蘑菇，形形色色，有大有小。在我这个刚开始学习的人眼中，这已经是见了大世面了。那许多的蘑菇，有一些被做成了钟形、蜡烛罩形抑或是平底杯形，有一些被抻成了梭子形，挖成了漏斗形，造成了半圆形。我发现了这种蘑菇，掰开以后会流出一种像奶汁一样的汁液；也发现了这种蘑菇，揉碎以后只需要一会儿，就变成蓝色；还发现了这种蘑菇，长得很高，可是却已开始腐烂，腐烂的地方移动着蛆虫。

还有一类状如梨的蘑菇，没有水分，顶上开着一个圆圆的小孔。当我用手慢慢地弹击它们那突出的腹部时，它们如同一个小烟囱一般，从圆孔里散出阵阵雾气。这种情形尤其让我觉得新鲜。我采集了很多，塞满了一件衣服的口袋，有时间就拿出一个让它散一下雾气，一直把里面的烟雾式的东西全部弹击出来，最后只剩下火绒似的一个绒团。

这片充满欢乐的小树林，也不知道给我带来多少轻松和快乐！自从第一次看到了蘑菇，我以后又去了小树林很多次。在和乌鸦们做伴的情况下，我在那片树林里结束了从事实上了解蘑菇的学业。不知不觉，我已经采了很多蘑菇；



可是，我的收获却没有受到家人的欢迎。我们那里称蘑菇为“布道雷耳”，被取了这样一个名字的蘑菇，在家里人那儿名声很坏，他们说它能使人中毒。我真是搞不明白，看起来那么令人喜爱的布道雷耳，为什么会这么恶毒。后来，父母为我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可就算是这样，也一点儿都没有阻拦我和这有毒的东西维持着亲密无间的关系。

因为我经常到山毛榉林里去，最后把自己看到的所有的蘑菇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品种最多的，这些蘑菇的下面都长着放射形的叶瓣。第二类向下的那一面，长着一层厚厚的垫子，垫子上面有很多肉眼刚好能够看出来的细小的筛孔。第三类的表层上散布着很多的尖头儿，模样好像是猫舌头上的细小的鼓突。我需要一种能够帮助回忆的有规律的认识，结果就发明了一种分门别类的办法。

又过了很久，无意间有几本书传到了我的手中，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分的那三类，早就有人归结出来了；那人甚至都用上了拉丁语来命名。虽然我对拉丁文一窍不通，可是并没有因为这个而感到沮丧。为我提供首批法文、拉丁文互相翻译学习机会的拉丁文起名字，令蘑菇的地位提高了；那种本堂神甫先生吟诵弥撒经文的时候习惯使用的古代人讲话的方法，令蘑菇变得荣耀了；就是这样，蘑菇在我心里的形象神圣起来。为了能让这样高明的称呼表现出它的价值，应当想办法使它们具有真实的意义。

暮色笼罩，樵夫连忙把最后几捆柴禾绑好。像樵夫一样，我这个置身于学问树林里的砍柴者，当生命夜幕笼罩的时候，曾想到过将自己的大柴禾堆收拾一下。我对各种昆虫性能的研究还有多少没做？大略一想，剩下的没有多少了；最多还敞开着几扇窗户，窗子前面的那片世界还没有给予足够的观察，仍然等着探索。

各式各样的蘑菇，从我儿时开始，就让我获得了植物学带来的欢乐。可是它们不会得到好的下场。我曾经经常去树林里看望它们，即便是现在仍然这么做。每当秋季，只要下午天气晴朗，我肯定会迈着沉重的步子去探访它们，什么也不做，只是想同它们再一次建立相知的关系。我总是想多瞧瞧那令人神往的景象，一大块深紫色的欧石南地毯上，四处衬托着牛肝菌那宽大的头，伞菌那可爱的柱子，以及珊瑚菌那一丛丛、一簇簇深紫、深红的漂亮的影子。

塞里尼昂是我生命的终点站。这儿的蘑菇一点也不保留地对我展现了它们的迷人姿色。近处那长着许多一片片的圣栎树、野草莓树和迷迭香的山上，竟然生长着这么多各种各样的蘑菇。最近几年，这么一大笔财产突然使我萌发了一个念头，一个疯狂的计划。我强烈感觉到应当采取描摹的办法，把我没有按



照原来的样子保留在标本册子里的东西整理在一块儿。就这样，我开始临摹了。四周看得见的每一种蘑菇，无论它有多么大，也无论它有多么小，我都依照它原来的尺寸画了下来。水彩画艺术和我无缘，可是这也无妨，没有亲自做过的事情，我就发明制作出来吧。我可以开始画得不是太好，然后再好一点儿，最后就能完全画好。我认为，对每天逐字逐句写作散文的苦闷日子而言，画笔一定会起到舒心解闷的作用。

直到现在，我已经成了一个拥有几百幅蘑菇画的人。房子附近的每一种蘑菇，都按照原样的大小和颜色，画在了这许多的纸上。我这一大部蘑菇画册，是价值不菲的。假如说它在艺术表现上没有做到真正的熟练，但是它至少是很准确的。画册这件事情被传了出去，每到周日，就会有人到这里来欣赏。来的人都是乡村的平凡的人，他们天真地看着一张张的画，为人的手能够在既没有模型又没有圆规的情况下绘制出这种令人叫绝的画，感到非常震惊。他们马上就看出了图上是哪种蘑菇，然后对我说老百姓称它为什么。这就表明了，我的画笔还是对描绘对象非常忠诚的。

这么厚的一大叠水彩画，是付出了多少汗水才得到的结果啊，它们以后会变成什么呢？可以猜想一下，开始的时候，家人会诚心诚意地珍藏着我的这些遗物；可是它们总会变成赘物，从这个柜橱挪到那个柜橱，从这个阁楼移进那个阁楼，老鼠经常惠顾，页面肮脏不堪，总归有一天将会落入一个远房小孙子手中，把它撕成正方形，把它们折成纸鸡纸鸟。这是肯定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包含着自己的愿望并且非常喜爱的东西，到最后就会惨不忍睹地毁灭在实际生活中尖利的爪子下面。



昆虫的生活

我能对石泥蜂、土泥蜂们提问以便了解情况，一心一意地从事这种有着很大难度的学术探讨，其提问和回答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实验。用不着消耗很长时间的远途旅行，用不着费心劳神的艰苦跋涉，我就能够全盘制订我解决困难问题的计划，不慌不忙地设下周密的圈套，然后每天每时地察看其结果。并且，的确想在空旷的原野上搞个实验室，也确实非常不方便，你必须为每天吃饭的事情操心。我四十年如一日，靠着坚强拼搏的意志，过着自己根本就不在意的艰苦清贫的生活；最后，这一天来到了，我有了这个实验室。

要说让人能够坚持而不动摇、努力工作的是什么，这儿不打算多讲了。不管怎样，我有了自己的实验室，虽然它的条件不怎么好，不过有了它，我的生活或许就有一些空闲的时间了。可以这么说，我一直都仿佛腿上带着苦役犯的铁链。

这一次愿望终于得到了实现。不过实现得有点儿晚了，唔，我可爱的虫子们！我担心，到了摘桃时，我已经开始没有能够吃桃的牙了。我的四周所能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只有一截断壁依然高大独立地站在那儿不动，它的根脚是由石灰沙泥筑实的基础；这一截断壁，就是我对科学真理热爱的写照。唔，我名副其实地技术高明的膜翅昆虫们，如今是不是能够开始给你们的历史再按照事实添加上几页文字了？体力不会给坚强持久的意志拆台吧？既然有这种顾虑，我为什么还把你们放了这么久？这一方面，有的朋友早就严厉地指责我了。唔！你们去对他们说吧，对那些既是你们的也是我的朋友说，说那并不是我容易忘事、懒惰，把你们给放弃了，说我始终都想念着你们；说我早就坚节腹泥蜂的神秘洞穴中还有有待向我们揭示的有趣的秘密，洞泥蜂的猎食活动还有会使我们惊讶和奇怪的新细节；只不过我的时间太少，又独自一人，没有人答理，还要应付这贫困的生活；甚至，要想大谈特谈，首先一定要能活命。就这么对他们说，他们肯定会宽恕我。

还有的人严厉地指责我，说我的言语不谨慎严肃，说得明白点儿，就是没有学院气的枯燥劲儿。他们忧虑的是，一篇文章如果读起来很容易，就难以维持表示真理的功能。

假如我依了他们，那么就只有在双眼什么都看不到的情况下才算是有深刻认识的。你们过来，无论是挂蜚针的还是披鞘翅的，你们全都过来，来替我辩解，来给我当证人。请你们用我和你们一起生活的时候那种亲密的感情，我观察你们的时候那种莫大的耐心，还有我记下你们行为的时候那种严谨细致的精神，站出来说句话吧。你们一齐给我这样作证：是的，我记录的那些没有满篇不切实际的程式和不懂装懂胡说八道的文稿，就是在正确记录观察获得的真实情况，既不添加什么，也不疏忽什么；以后有什么人也想向你们提问题，你们就这样回答他们。

我可爱的虫子们，如果你们因为做不出令人为难的事情而无法说服那群粗鲁的人，我就会站出来说话，会这样对他们说：“你们是剖开虫子的腹部，我却活着对它们进行研究；你们把虫子看成是叫人害怕或者叫人可怜的东西，而我却叫人们能够喜欢它；我在蓝色的天空下，听着蝉鸣音乐进行观察；你们是强制性地把细胞和原生质置在化学反应剂当中，我是在种种本能表现最突出时探索和研究本能；你们一心重视的是死亡，我用心观察的是生命。我当然还要更深一层阐述我的看法：野猪们踩了清泉的水；本来是研究人类童年的伟大事业——自然史，却因为分离细胞技术的高度发达，倒成为了使人讨厌痛恨、没有信心的事物。千真万确，我在为学者们写文章，为以后有一天会多少为解决‘本能’这个难题做点儿贡献的哲学家们写文章；不过我同样是在，并且特别是在为年轻人写文章，我确实想叫他们喜欢这门你们这么想使人痛恨的自然史。这正是我为什么一直都坚持真实所独有的认真的态度，强制自己不去看你们那类科学的华丽篇章。你们那类说道，恕我直说，确实像是用休伦人土语写出来的。”

但是这个时候，我要做的并非这些事情。我此刻要做的，是说一下我这块地，长时间以来它是所有的计划当中最能寄托我感情和思想的一项，我想把它变为一个活的昆虫学实验室。这很小的一块地，最后总算在一个偏僻安静的小村庄里找到了。这是一处本地人所谓的“阿尔玛斯”。这个词儿，说的是一片只长着百里香类植物的多石生荒地。这样的地一点儿都不肥沃，连开犁的工本费也收不回来。假如春季有时下场雨，地里长出一些青草，羊才会来这个地方闲逛几圈。无论如何，我这块不长庄稼的地，因为碎石层之间夹杂着很少的红壤，以前还曾种过一次东西。

有人说，这儿过去种过葡萄。现在，为了种上几株树，我们在地上挖坑，没准儿在哪里会挖出确属珍贵稀有的乔本植物的根条，事实上都已经在长期的



气候作用下半炭化了。能插入这种土质的工具只有三齿叉，所以我不停地把三齿叉踩到地里，等掘起看的时候，每次都万分遗憾，听说最早种植的葡萄树早就不复存在了。这块地上生长着的，倒是百里香、熏衣草和一些胭脂虫栎树丛。胭脂虫栎是一种又矮又小的树种，人假如稍稍把腿抬高一点儿，就能跨着它们游走。这些植物，尤其是前两种植物，对我将是有益的，因为它们能给膜翅目昆虫提供采蜜的条件。我必须把三齿叉掘起的百里香和熏衣草，连土石带根一块儿复归原位。

我并没有着手治理，这儿有许多流动土壤，开始的时候这些土粒随风来到这儿，以后就长久地积存下来。数量排在第二位的是矢车菊，它们全都显现出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身上披棘挂刺，有的还带着星状利器。这当中又分成双至矢车菊、蒺藜矢车菊、丘陵矢车菊和寒地矢车菊。其中占最大比例的，要数双至矢车菊。

在不同种类的矢车菊交织起来很难辨认的乱丛中，支楞着一种很像枝状大烛台的菊科植物，树杈枝梢上吐出如同火苗般的橙红色大瓣花，人们把它称为“西班牙狼牙棍”。它浑身上下都长着粗硬危险的刺，它的穿刺力和铁钉不分上下。比狼牙棍还要高的是伊利里亚矢车菊，它孤零零地戳在地上，茎秆直直的，有一两米高，梢头顶着几个大大的紫红色绒球。它全身披带的利器，和狼牙棍比起来一点儿都不逊色。我们不要忘记，还有蓟类植物家族。第一种是危险可怕的蓟类，全身长满棘刺，使采集的人不知道怎样下手；第二种是披针蓟，叶丛浓密，叶脉末端形成就像梭标一样坚硬的尖儿；第三种是愈长颜色愈黑的蓟类，这类植物集体缩在一块儿，很像插满针刺的玫瑰花结。上面所说的各种植物之间的空地上，爬着果实为蓝色的蔓生荆棘，拉成长绳的秧条上装备了数不清的毛刺。假如想观看一下正在一簇刺丛当中采蜜的蜂类，一定要穿上没膝的长筒靴，不然就不得不尝受腿肚子挂着血丝的那种疼痛感了。当土壤中还保留着几场春雨残留下来的水分的时候，这片环境艰难的植物景观还是具有奇特吸引力的。双至矢车菊黄颜色的花头铺成的大地毯上，耸立着许多狼牙棍的金字塔，周围都是伊利里亚矢车菊投出的纵横交错的标枪。但一到夏天的旱季，眼前满目荒凉，划根火柴就能蔓延成为满园大火。这正是，更确切地讲，这曾经是我过去得到这片园地支配权的时候的情形。那个时候，我把它看成是令人着迷的伊甸园接收下来，想从今往后和虫子为伴在里边生活。这是我经过四十年殊死拼搏才得来的一块园地。

天赐良机，这些成员众多的各种采蜜族群体当中，还加进了猎食族的成员。



泥瓦匠们曾经在我的荒石园里留下了很多废料，园内到处都能看见这里一堆那里一堆的沙子和石块，都是预备建造园子围墙用的。施工进度很慢，慢慢悠悠地没完没了，结果从第一年开始，这些建筑材料就已被占领了。石泥蜂们选择石堆缝当晚上的卧室，挤在里边睡觉。肥壮的斑纹蜂遇到追击的时候，无论你是人或者狗，它都会张开大嘴径直冲着你扑过来；这大个头蜂类在石料堆上选择的地方是一处很深的洞，以此来预防过往金龟子的侵袭。白袍黑翅，很像穿着多米尼加会士教服的脊令鸟，停留在位置最高的石头上，在那儿唱着瞎编的短曲小调。一旁石堆中的某个隐秘点，肯定有它的窝，里边藏着浅蓝色的小蛋。在石堆的掩护下，多米尼加会的小会士们隐藏起来。现在，脊令鸟已经没有了，我为此深感遗憾，这邻居是一种十分漂亮的鸟类。要说长耳斑纹蜂，我用不着为它遗憾什么。

沙堆又成了另外一类虫民隐避居住的地方。腹泥蜂正打扫着地洞，向后蹬出一条条细土的抛物线，朗格多克泥蜂咬着无翅螽斯的触角，在那儿用力拖拉；一只大唇泥蜂正在把储存起来备用的食物叶蝉藏到地窖里。太使我感到遗憾了，那儿位泥瓦匠后来把这个猎物源丰富的昆虫部落给赶走了。但是，如果有一天我想把它们召回来，那么只需要再弄出一些沙堆就行了：它们很快就会都回来。

没有固定住处的各种土蜂都没有离开，我在春季能看到一种，在秋季能看到另外几种。它们在园中小路间和细草坪上来回游荡，寻找着什么毛毛虫。不同种类的蛛蜂也仍然待在园里，它们提高警惕地飞行，振翅悬定在半空，上下左右察看每一个角落，随时打算扑逮一只蜘蛛。个头儿最大的蛛蜂，专门盯着纳尔包纳蛛，这种蜘蛛的洞穴在园内有很多。它们的地洞是直井状，井口有蛛丝和杂草棍儿粘在一起围成的井栏。向洞底很深的地方看，这巨型蜘蛛的眼睛在发出亮光，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发痒。对蛛蜂而言，这个猎物很厉害，猎捕它不知要用多大力气，冒多大的危险！此刻快看，在这夏季午后的酷暑中，蚂蚁马队行动了，它们由营房来到外面，排成长蛇阵，一路朝很远的地方走去，预备进行一场由蚁奴们完成的捕猎。我们不妨从忙碌中抽出点儿时间，跟随蚁队看一看围捕行动。这里还有呢，一堆早就变成腐植质的杂草四周，一群身长一法寸半的土蜂正无精打采地飞动着，接着又一头扎入烂草堆里，使得它们高兴的是一种丰盛美味的猎物，就是鳃角金龟、独角仙和金匠花金龟的幼虫。

值得研究的对象有很多，比这儿说起的还要多得多呢！园中人的住宅闲着的时候，地面也就没有人管了；没有人，动物放心了，它们跑入园子里，占据了所有的空间。黄莺在丁香树上选好地方安了家；翠鸟在柏树繁密的树枝之间



落了户；麻雀在每一片房瓦底下都塞进了烂布头儿、碎稻草；梧桐树梢上落下从南方飞来的金丝雀，它们欢快地歌唱着，建造出的柔质小窝巢，看起来就像半个黄杏；鸱鸦适应了园内的环境，每天晚上到这儿来试演自己作的简单而没有变化的曲谱，歌喉悠闲婉转得像笛声；被人们称为雅典娜鸟的猫头鹰，也赶往这儿来啼鸣。房屋前面有一大片池塘，向整个村子输送泉水的渡槽，也不停地把清水注入这个池塘。池塘四周方圆一公里的地面，是两栖类动物恋爱季节很好的去处。灯芯草蟾蜍，有的个头儿酷似盘子，它们披着一一条条紧紧挨在一起的黄色细饰带，一块儿来池塘里泡澡；傍晚时分，人们看到雄性助产士蟾蜍在池塘边上蹦跳，两只后腿之间拖挂着一嘟噜像胡椒粒一样的大卵粒；宽容亲切的一家之父，带着宝贵的包袱从远方而来，把这包价值连城的宝贝放在水里，接着再离开池塘，藏到一片石板底下，从那儿发出一阵像铜铃一样的咕呱声。成群的雨蛙藏在树丛中，它们还不怎么想此刻就叫，因此正操着优雅的姿势玩跳水的游戏。五月，夜色刚刚来临，池塘就开始变为一座响天动地的乐池，你在餐桌上不用想谈话，在床上不用想入睡。要想使园内保持很好的秩序，必须采取一些极其严格的措施才行。否则怎么了得？想睡觉而难以入睡的人，心自然会狠下来。

但膜翅目昆虫们居然胆大妄为，它们把房宅占据了。我的门坎上有用石灰抹的宽缝，扎着白腰带的土蜂正在那里边掏细渣儿筑窝；从房门进进出出，我都必须格外当心，害怕把它的地洞给毁掉，害怕会一下子踩在专注劳动的矿工身上。已经足足二十五年，我没有看到过这捕食蝗虫的猎手了。记得第一次看到它，是我去几公里以外看到的；往后每次去见它，都要顶着无法忍受的八月酷热的太阳，艰辛地走一趟。但是今天，我在家门前再次看见它，我们成了关系密切的邻居。不敞开窗扇的窗子，为伯罗奔尼撒蜂提供了温度适当的套间；用泥建造的蜂巢，筑在了规整石材垒成的内墙壁上；这捕食蜘蛛的猎手回家的时候，经过窗框上原来就有的一个现成的小洞，钻入房间里。百叶窗装饰框上，几只独自操作的石泥蜂正建造自己的隔室群落。稍稍打开的防风窗板内侧的板面上，一只蜾蠃正建造圆顶小屋，屋顶做出一个细颈喇叭口。胡蜂和长脚胡蜂，是和我一起吃饭的常客；它们来到餐桌上，尝一下拿上来的葡萄是不是熟透了。

当然啦，上面所述的动物种类还远远不全。它们是一个经过选择以后组成的有着众多成员的社会，假如我设法使它们开口，就能和它们进行谈话，让我忘记孤独寂寞而趣味洋溢。我曾经可爱的虫子，我的老朋友们，还有近期结交的新朋友们，都聚在我的面前，挤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猎食、采蜜、筑巢。就



算需要多改变观察地点，事情也不难办，几百步以外就是一座山。山里有野草莓丛、岩蔷薇丛和欧石南丛，有腹泥蜂喜欢的沙质土层，有种种膜翅昆虫已经开发利用过的泥灰质地面。就是由于提前认准了这些财富，我才逃离城市躲到村庄里，来塞里尼昂这个地方，做起给萝卜清理杂草、给莴苣浇水的活儿。

人们花大量的金钱，在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边建起很多所实验室，供解剖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的海洋小动物用；人们不惜花费资金购买高倍显微镜、精致解剖器具、捕捞机和船只，雇用捕捞人员，建造水族馆，目的是为了认识环节动物卵块是怎样分裂的，这名堂有多么大的意义我到现在为止也没能弄明白；人们对陆地上的小虫毫不在乎，却不知道它们一直都和我们密切地生活在一块儿，它们为一般心理学提供着价值难以估计的基础资料，它们大肆侵吞作物，非常频繁地损害公共利益。正因为这样，我们急切需要一座昆虫学实验室，一座不研究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死昆虫，而是研究活昆虫的实验室；一座用探索和研究这小世界中的本能、风俗、生活方式、劳作、斗争、繁衍情况作为目的的实验室，这个小世界是农业和哲学都必须郑重对待的。彻底掌握我们葡萄树的蚕食者的历史，也许比认识一只蔓足纲动物的神经网末梢还要重要。通过实验来划清智力和本能之间的界线；把事实当作依据，把动物学系列当作参照，从而发现人类理性思维是不是一种不会退化的功能；这一切的第一步，都要由计算一只甲壳动物的触须有多少环节开始。解决这些重大的问题，也许需要一支劳动大军，但是实际上我们什么都没有。现今时尚，是要重视软体动物和植形动物。深海已经用到处都是的拖网彻底探查了。对踏在我们脚下的土地却毫不在意。在等着人们改变时尚的时候，我开始了供活昆虫学使用的荒石园实验室。这座实验室不会令纳税人为难，不从他们的腰包内掏一分钱。

昆虫有六只爪子，每只爪子前面都有一个细趾，这就是惯例。为什么爪子是六只，而不是其它的某个数目？为什么只有一个细趾而不是多个？这样的问题，我们甚至从来都没有想过，很明显我们认为提它没有任何意义。惯例之所以是惯例，就因为它是惯例。人们关心着它，就是这样罢了。而它为什么存在呢，我们可以处之泰然，根本不用知道原因。

反常则并非这样，它使我们感到焦急，使我们的思维产生混乱。为什么会出现例外，会有不符合常规的事情，会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违反秩序的魔爪，也许会四处都遗留下很多自己的爪印吧？怪腔怪调会到大合唱中来瞎掺和吧？问题既然这么严重，我们完全应当做些观察，可是，先不用对解决问题抱太大的希望。



我们先从这些不符合惯例的现象里举出几个实例。在钻研的过程中，我能偶然得到一些新的发现，当中有些现象很奇怪，埋粪虫的幼虫就属于这种和惯例很不相符的实际例子。刚刚看到埋粪虫幼虫的时候，它看起来像残疾一样，差不多已经彻底长大了。我那时心中不由得感到纳闷儿：是不是因为生命的发展过程中遭遇了一些灾祸的原因，埋粪虫幼虫的羸弱体质以及它后爪的反常方向，都没有逐步得到完善？难道不是因为在食物储藏室里的狭小走廊中长久摆着一种姿势运动，导致它身体的形状慢慢地变了样儿么？

现在，我已经彻底弄清楚了其中的原因。埋粪虫幼虫并非一天一天地渐渐被歪曲成跛脚的，它一出世就是残疾。我观察它怎样孵化，拿放大镜照着它由卵壳中出来的情景。那两只后爪，等它长成成虫的时候，就用来揉摸自己获得的食物，并将其挤成灌肠，实在应该是两只坚实有力的挤压工具。但是这时，它们却收缩成两个不引入注意的附件，一副畸形样子，一点儿作用都没有。它们向上蜷翘着，靠在脊梁上。纤细的爪尖弯得仿佛秤钩一样，不是用来触地，只是背在后背上，不为站立的姿势起一点儿支撑的作用。这并非爪子，反而像要甩出去的东西一样，好像投掷运动员在不自然地试投着什么东西。

两只前爪长得倒是很正常，但是又短又小。小肉虫将它们蜷缩在身体前部的下边，它们位于那个地方的职责，就是把扶咬过的小食物颗粒。中间两只足爪很长，并且有力，倒十分引人注目。它们像坚实的架子一样直立着，支撑着虫体的突起部分。硕大的突起部分朝上隆起，坚持不了多久就要跌倒一回。从背后瞧小虫子，总感觉它是一个独特的物体，仿佛世界上压根儿不存在的一种东西。可以说，这是一个踩着两个高跷的大肚子。

它为什么要这么奇怪地安排形体的结构呢？我们都知道，食粪虫幼虫的身体上有一个形状很可笑的突起的肉球，那是它结构像糖包一样的褡裢，因为过重，小虫子每向前移动一步，都会被拖累得跌倒；它这个时候居住的是存放供建造蛹期居室使用的水泥材料的仓库。但是埋粪虫幼虫畸形萎缩的足爪，就使我们搞不清楚了。是的，假如这几个足爪能够变成抓钩，那用处该有多大呀。埋粪虫幼虫要活动，需要在整个食物塔中，为寻觅一块美味儿的食物转来转去。假如它不是畸形，那么将那两只高高的高跷除掉，岂不更方便爬上爬下么？

因此我联想到圣甲虫的幼虫。圣甲虫幼虫被关闭在一个格外狭小的房子中，几乎不需拖着身体活动。屁股略微动一动，一块想吃的食物就已经到口了。残疾者到处行走，正常者一步都不需要迈；跛了脚的到处行走，腿脚灵便的到处碰壁。这不合乎情理的事情，也许用什么道理都无法解释清楚吧。